

德茂文兴夏老师

程望槐

夏老师平易近人 ,和蔼可亲 ,长者风范 ,令人可敬。他的学生赵康雄回忆 ,毕业 40 多年来 ,他与夏老师常常互赠贺年卡 ,千里寄深情。校友吕观德回忆 :高考前一个多月 ,在夏老师主持的学生座谈会上 ,他直率地提出 :希望食堂给准备参加高考的学生多加点菜 的意见 ,夏老师采纳了他的意见。第二天 ,学校食堂菜量就增多了 ,让他很感动。

夏老师尊重人才 ,求贤若渴。1978 年 ,他在永一中校务会上强烈要求把朱章台老师从乡下调到一中工作。当得知当地领导因 人才难得 不肯放行的消息后 ,夏老师亲自下乡与区委书记面商。虽然朱老师后来没有成功调动 ,但他一直对夏老师感激不尽。徐天送也对夏老师甘当 伯乐 的精神赞叹不已。当时 ,徐天送在乡下教书 ,也是在夏老师的力荐下才进城任教的。

2018 年 7 月 ,我在永一中文科班同学应碧映那里看到她的公公程忠福珍藏的《永康文艺》(创刊号)。在永康文史专家应宝容、林克成等指导下 ,我从这本饱经沧桑的文学刊物上搜寻到永康上世纪 50 年代文学发展轨迹 ,也追寻到了夏老师在文艺之路的足迹。

1957 年 3 月 16 日 ,夏老师怀揣着文学梦参加永康县业余文学创作者代表会议。随后 ,永康县业余创作委员会应运而生 ,该委员会主任郑政卿、副主任郎君照和委员谢乡灿、李仲融、朱章台、夏茂兴、吕金照、程忠福、朱鸿宪等一起积极组稿、编辑 ,终

于在 4 月 10 日这天迎来了由永康县文化馆、业余创作委员会编印的期刊《永康文艺》的诞生。《永康文艺》走过了 20 多年曲折发展的岁月。1980 年 ,《永康文艺》更名为《方岩》 ,成为永康文艺的一张 金名片 。

2019 年 5 月 10 日 ,我和朱章台、徐天送积极联络有关永康文史方面的专家 ,最终促成召开了永康民间文艺沙龙。我还和原永康县业余创作委员会委员、《永康文艺》编辑朱章台、程忠福一起走访了委员、编辑李仲融 ,可惜当时夏老师在金华行动不便 ,未能参加创刊 60 多年后的聚会。

夏老师从 1949 年 9 月起 ,直至 1990 年 8 月退休 ,初任小学教员、教员主任、校务负责人 ,历任永康中学教员、县干部职工文化学校教员、永康中学语文教研组长、永康一中教导主任、政教处主任、副校长、党支部副书记等职 ,兼任县教育学会副会长、县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理事长、县文联副主席等职。曾当选为中共永康委员会委员(第五届) ,二届、三届、四届县政协常委 ,县九届、十届人大常委会委员。

数十年来 ,夏老师笔耕不辍 ,从参与编辑《永康文艺》、创作文学作品、教研文章到参与编辑《习作之花》、关注《华溪棧》的成长、当好编修《永康教育志》的顾问等 ,获得了丰硕的成果 ,留下了不可多得的瑰宝。

敬爱的夏老师 ,以德铸魂、以文育人 ,您把诗歌写在广阔的大地上 ,真实、自然、震撼、大气。我们永远怀念您 ,来生再做您的学生 !

到松阳 遇见美好

(组诗)
陈星光

我把半颗心掉在松阳绿色的雨里
雨从深绿远山升起如烟的风声
驾车过柳城十里荷花
雨在我的窗玻璃打起手鼓唱着歌

雨在松阴溪畔青草牛背上
敲着时光缓慢的钟
雨在延庆寺塔的飞檐上
让倾斜又加了几分
雨在漫山遍野的茶园像鸟鸣滴落
雨在水面开出一朵朵花又融入水中
雨在我的脸上像一片嫩芽舒开

雨落群山
雨和雨紧紧抱在一起像骏马奔腾
雨落在我们一次次举起的酒杯
诗与友情的微醺
雨一路追随着我淌过云和丽水

过松阳

从独山到大路潭驿站 ,小电驴载着我们
在桃花源绿道飞 ,六月还吹着春风

大家在田园书房聊诗 ,绿野大地
飘着蝴蝶的翅膀和滴滴溜鸟鸣

大木山下着雨 ,主人说某人曾在山顶
又一次为茶农指明了路径

而我怀念上一次 ,两个美人在醒来的茶园
换上春的衣裳 ,雨落无声

下山时我倒骑电驴 ,不安的感觉陡升
像被规制的生活里不断加深的焦灼与喘息

今天的雨也下在延庆寺塔和黄家大院的天井
不见了古人 ,只有墙上的事迹和牛腿
记录时代变与不变的曾经

世间谁不是过客匆匆 ,一个年过半百的诗人
一心想着在最后的江南秘境独善其身

松庄桃野

转过一个个翠绿的山峰
我们去寻找什么
道路尽头 ,一株枫香
一条溪流
一座时光斑驳的石拱桥
背拖一抹夕阳
数着山中繁密群星
这个世界不太好玩了
让我牵你的手
回到童年最初的梦境
群山之上还有本真
足以放下我们
疲惫赤裸的身心
乱云飞渡
皆是从容

松阳 六个瞬间

我曾六入松阳 ,
携手相同和不同的人。
这片山水 ,始终是
江南秘境。
三十年 ,怎样不同的黑夜
和白天 ?
松阴溪一直在流。
在这里 ,我触摸茶园
云朵和星辰 ,
短暂获得拯救。
许多年后 ,依然是礼物 ,
在我掌纹的琴弦中。

四中情

旭子

郁达夫先生在《故都的秋》里曾说 ,希望用其生命的三分之二去换取北京三分之一时间的秋。果真如此 ,我愿用自己全部的余生去换取在你心间片刻的驻足

景象 ,我感受到了你无穷的魅力。我的一颗动荡不安的心 ,仿佛像青萍在爱的微雨中生机盎然 ,但并不想长得很高很高 ,只是要紧紧地贴着你雨水浸润过的美颜中。也许 ,清风将熟悉你的一举一动 ,如此缠绵地掺入到我的思念里变得无比的生动美好 ,总会让我情不自禁地沉醉其中无可自拔

当淡淡的思念变成无穷的魅力 ,使我的青春的血液里流动着热烈的爱之旋律时 ,我总能安静地告诫自己 ,正如狂风中的树在猛烈地晃动中难以撼动自己的影子一样。但是 ,一旦我不去想你 ,我的心立刻变得空旷和寂寥 ,就像满星六月的夜里 ,冷落了它的光明和繁华 ,我同样也会在不安中忘却了自己。也许 ,真正的爱注定是要自己忘掉自己的啊 !

流年烟雨成过往 ,红尘尽处是离殇 !人生中有许多的遇见 ,有些遇见温柔了时光 ,有些遇见却薄凉了岁月。悄悄地爱你这么多年 ,明天我就要离开。那首熟悉的经典老歌随寂寞的夜风轻轻传来 ,不禁让人思绪万

敬爱的夏老师 ,以德铸魂、以文育人 ,您把诗歌写在广阔的大地上 ,真实、自然、震撼、大气。我们永远怀念您 ,来生再做您的学生 !

前些天的一个上午 ,得知 92 岁的夏茂兴老师仙逝的消息 ,我不觉泪目 !
夏老师的音容笑貌 ,恍如昨日。哀叹之余 ,我写了一首诗《悼念夏茂兴老师》 :飞凤山下书声琅 ,鲤鱼塘前忆恩师。杏坛从教四十载 ,文苑沁芳万千诗。海纳百川浩气存 ,神游八表白云栖。鹏程万里鸿鹄志 ,百年树人桃李谊。燕然勒功耸丰碑 ,方岩传奇觅仙迹。鸥盟鹭约慕清华 ,松身鹤骨归桑梓。英才济济满天下 ,哀思绵绵长相知。遥闻鸾鹤西去兮 ,我心茫茫何所依 ?

夏老师是 德高为师 ,身正为范的典型 ,无论做人、做事 ,还是做学问 ,他都一丝不苟 ,兢兢业业。

夏老师是徐可儿、徐程文母女两代人的恩师。1963 年 ,他指导徐可儿写的高三作文《看戏》 ,先后入选《习作之花》《笔尖下的青春》。1974 年秋 ,徐程文刚上初一 ,恰逢县里开大会 ,她作为学生代表上台发言 ,夏老师给予精心指导。初中毕业时 ,夏老师还送给徐程文一本笔记本。在夏老师的言传身教下 ,徐可儿、徐程文都成为永康教坛的 孺子牛 。

我心中陡然间产生了一条溪流 ,叮咚流淌 ,宛如一只浅吟低唱、永不停歇的夜莺。自此我认识了你 ,不 !自此我爱上了你。

那泉瀑林间溅着的小溪是既不干涸也不浑浊的 ,你的青春与浪漫、睿智与丰稔全是湿润的 ,不断地沁出清幽的泉水 ,洒下洁净的暴雨 ,潺潺于爱的溪流里 ,而我的心中却总是充满渴望。

我总希望用最美丽、最动听的语言来表达对你的爱恋 ,让你深刻了解我的热烈与真挚。然而 ,当走近你 ,向你倾诉衷肠时却发现 ,我预先想好的那些话语似乎没有任何的光彩和力量 ,胸中炽热的情愫顷刻间消散在你矜持的温柔里。正如晨曦的朝露 ,在朝霞初升时是如此的晶莹剔透、生动美好 ,而当阳光万丈时反而会失去它耀眼的斑斓和光彩。也许 ,真正的爱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

初见你时 ,碧瓦烟昏沉柳岸 ,红绡香润入梅天 !那如梦如幻的江南烟雨总能在不经意间让人轻舞一拢心香 ,勾起一段相思 ,婉约在锦瑟的流年里。于是 ,那熟悉的青石小径 ,那舞动的青春 ,那遍地的栀子花开 ,那满园的丹桂飘香 ,如排山倒海般地向我袭来 ,却总会又悄无声息地合为一幅充满美景又意蕴隽永的思念长卷。在这幅长卷里 ,有我及同仁的生命中留下的浓墨重彩 ,也有因无力呵护而进行自我心灵救赎的一种隐喻

潇潇雨丝 ,洒在我寂寞的心思之海 ,泛起氤氲爱的烟雾。透过朦胧的